

丈夫有外遇,拿亲子血缘当离婚武器

10

社会写真

曾鹏宇 著
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她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;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;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;这不是八卦揭秘,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;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缘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。

[上期回顾]

一个老太太来到亲子鉴定中心要做鉴定,而要鉴定的居然是已经流产的胎儿。原来老太太的儿媳私自把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流产了,老太太怀疑孩子不是他儿子的。而结果孩子真不是他儿子的,是儿媳不满老太太拿她当生育工具做的报复。

接到丈夫周刚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的时候,张云正带着儿子小辉在游乐场玩。这个周末是孩子5岁的生日,张云很早就和周刚商量好,中午先回父母家吃饭,然后带着孩子到游乐场痛痛快快地玩一次。

可到了约定日子的前一天,周刚忽然跟张云说,自己单位要加班,不能陪孩子去游乐场了,让张云好生失望,可是男人看重事业似乎也没什么错,特别是周刚,刚33岁就已经在单位独当一面了。

周末的时候,张云独自带着小辉来到了欢乐谷。看着孩子欢快的笑脸,张云也觉得非常开心。就在这时候,手机忽然响起来。

“咱们谈谈吧!”电话那头是周刚,但是说话的声音却带着一丝不自然,听着似乎像是个陌生人。张云很纳闷,“怎么了,谈什么呀?”周刚有些支吾地说:“想谈谈……孩子的事。”张云更奇怪了,“孩子的事?”她看看正在旋转木马上玩得开心的小辉,“孩子挺好的,有什么事吗?”周刚说:“还是晚上见面再说吧。”然后就啪地挂断了电话。

傍晚时分,张云带着玩够了的小辉回到家里,周刚已经在家了。把孩子安顿好后,她问丈夫:“你下午要跟我说什么呀?”周刚定定地看着她,问了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问题:“小辉,是我的孩子吗?”张云一度以为他在开玩笑,说:“你想什么呢,小辉当然是你的孩子了!”周刚说:“但孩子为什么越长越不像我?”张云愣了,“孩子不像你?你听谁在嚼舌头根子吧?小辉怎么不像你了!”她的话并没有说服周刚,反而让对方脸带怒色,“孩子根本不是我的!咱们离婚吧!”

张云带着几分悲愤问道:“你说孩子不是你的,那他是谁的?”周刚却说:“这只有你最清楚!”周刚的话像

炸弹一样把张云炸得晕头转向,她极力想跟周刚证明自己的清白,但是周刚却根本听不进去,坚持说小辉不是他的亲骨肉,而且一定要离婚!

那天张云一夜没睡,哭了一晚上。而从那天起,周刚就不再回家住了,而是留在单位宿舍里过夜,连张云给他打电话也都不接。很快,夫妻俩出现矛盾的事情被张云的家人知道了,他们都非常担心。张云的姐姐还私下里问过张云:“你可别瞒姐,小辉……真是周刚的孩子吧?”

张云瞪大眼睛说:“当然是!我是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啊!结婚这么多年,我什么时候有过别的心思啊!”张云姐姐放下心来,“那一定是有误会,把误会解开就行了。”

为了消除这个误会,张云70岁的老父亲亲自给周刚打电话,约他到家里来吃饭。老丈人的电话让周刚找不出拒绝的理由,只得答应下来。张云父亲的想法其实很简单,他想当个和事老,把误会解释清楚,毕竟两人还有个才5岁的孩子。

等女婿真的坐到身边,张云父亲才发现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——老人刚起了个话头,周刚就斩钉截铁地说,小辉肯定不是我的孩子!“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我了解自己的女儿,她不是那种作风不正派的女人,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……”张云父亲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周刚打断了,“正派不正派只与自己明白,小辉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,我早就怀疑孩子不是我的!”

老人完全没想到周刚的话是如此蛮横无理,忍不住反问道:“你就算怀疑也不能无凭无据地乱怀疑。你说你早就怀疑孩子不是你的,可是这么久怎么从来就没有听你提起过?”

老人这番话似乎踩到了周刚的痛脚一般,他毫不顾忌翁婿之情,居然冲

老人恶狠狠地说:“我当然有证据,不过那得留着离婚用,给你这老糊涂看有什么用!”周刚的恶语相向让张家人非常愤怒,当时就发生了言语冲突,气急败坏的周刚一把掀翻了饭桌。张云父亲气坏了,一把拉住周刚要跟他讲理,结果拉扯中身强力壮的周刚居然一脚踹到了老丈人胸口上,当场就把老人踹得晕了过去……

最后,本想当和事老的老丈人被送到医院住院,而周刚则被接到张云家人报警的110民警带到了派出所。事情闹到这一步,本来一直希望跟丈夫心平气和解释清楚的张云终于愤怒了,她找到周刚,“你不是说小辉不是你的孩子吗,那好,明天咱们就去做亲子鉴定!”

周刚一愣,一口回绝,“那个鉴定有什么好做的!”周刚不愿意做鉴定,却坚称孩子不是自己的一定要离婚,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让周围的人提醒张云,“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了?”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张云这才想起周刚这几个月的表现的确跟以前不一样,总说单位要加班,经常晚上回来得很晚,回来跟张云也没什么话……张云一心照顾孩子,这些变化都是父亲被打得住院后才回忆过来。

再一追查,周刚果然有了外遇——他跟同单位一个年轻女同事已经保持婚外情快半年了,年轻的情人和年过30还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张云一比,自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动了离婚念头的周刚找不到别的理由,张云实在是个很贤惠的妻子,最后他就想出了“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”这个理由。

在张云的坚持下,心虚的周刚还是走进了鉴定中心。像这种女方主动提出给孩子做亲子鉴定的案例并不多,从委托人的态度上就能基本确定孩子的血缘归属。邓亚军听了情况,

再看张云的坚定态度,就知道这个孩子多半不会是排除的结果。反倒是骑虎难下的周刚,在取样过程中不断制造各种小麻烦,比如查看鉴定中心资质、质疑取样流程,等等,希望拖延鉴定的时间。

领取鉴定结果那天,张云和她的姐姐、哥哥都来了,而周刚是一个人来,双方连招呼都不打,彼此怒目而视。只有5岁的小辉不明就理,扑上去就喊爸爸,抱着周刚的腿不放。

邓亚军把鉴定结果拿出来,小辉的DNA检测与周刚、张云完全吻合,他就是周刚的亲生孩子,周刚说的孩子“非婚生”并不是事实。

拿到这个结果,张云忍不住抱着小辉大哭起来,一旁的张云姐姐指着周刚的鼻子斥责道:“你这样算什么男人啊!你说孩子不是你的,现在结果就在你面前!你还把我爸打得住院了,你……”最后她控制不住情绪,跟周刚厮打起来。那边年幼的小辉被这一幕给吓坏了,哇哇大哭……

混乱的场面让邓亚军他们连忙上去拉架,但一直心头有气的张家人憋屈坏了,跟周刚打成一团。鉴定中心只好又拨打了110,直到警车开到,才把双方分开。

离开的时候,张云拿着鉴定结果对周刚说:“你不是想拿孩子不是亲生的做借口离婚吗,现在鉴定结果在这里,好,我可以跟你离婚,但你只能净身出户,而且还要付一大笔赡养费,否则就不可能离婚!”

听了她的话,周刚一言不发,完全没了刚开始时的趾高气扬。

这画面让邓亚军忍不住在心里嘲笑那个男人,拜托,找借口也要找个靠谱点的吧,都什么年代了,还能靠编造这样一戳就穿的谎言骗人骗己吗?那结局无非就一个: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!

拆迁办来人和我们展开了一场谈判

4

畅销小说

李承鹏 著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《李可乐抗拆记》是中国第一部以“暴力拆迁”和“抗拆迁”为主题的文学作品。由于无力购房而与女友濒临分手的李可乐,无意中听到了丁香街即将拆迁的内部消息,激发了他当“钉子户”的想法。与伙伴们凑钱在丁香街买了一套待拆迁的油条房后,原想坐享渔翁之利的他,却无可避免地跟丁香街居民命运相连。在目睹及亲历了一系列事件后,脱胎换骨的李可乐和居民们一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,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“抗拆”事件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房子终于买好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再去丁香街,发现这里的人都消失不见了,就在我们小心翼翼地街上移动时,两侧房子上突然出现很多人,拿着各种东西朝我们砸来。

菜刀妹狠狠地往我脸上砸了一块创可贴,活像砸了一块板砖,她一脚踩在板凳上,居高临下:戴墨镜,穿黑西装,鬼鬼祟祟的,还拿着卷尺,你们不拆迁办,谁拆迁办?

自拆迁消息公布后这几天,街口屋顶上一直轮流有小孩放哨,一旦有拆迁队或城管前来,就将消息树放倒,各家各户立即进入战斗状态。我们一行四人从黑色奥迪车上下来,清一色黑西装,肥硕的包一头还戴着墨镜,一路观察各个店铺,还扔小石子试探,还举着武器整体移动……

之前丁香街得到内幕消息,这天拆迁办将派一个特别小组来勘测地形,自公布拆迁消息后,拆迁办根本不理会了丁香街居民,不交流不谈判,单方面宣布补偿价格,单方面勘测面积,单方面公布拆迁日期……如有不服,立即强拆。丁香街本来以为按惯例有好几轮口舌大战,还请好律师,可拆迁办根本不给这个机会,三天来只贴了一个通知:拆。

不断有人进来找菜刀妹,有80岁老太婆问还需不需要晒衣竿,有小孩子问再做多多少少把弹弓,还有几个中年汉子说汽油又涨价了是不是换成柴油灌燃烧瓶。菜刀妹用刀背拍着其中一个的脑袋:你长脑袋是用来戴帽子的吗,柴油不是汽油,燃点高,普通打火机都不容易点燃,除非把柴油淋到棉被上再点,可你又怎么把棉被扔到拆迁队身上,自杀吗?

菜刀妹偶尔也向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威严的中年男子请教一下。那男子好像是这条街的人大代表,姓郭,在劝慰几个哭哭啼啼的街民,说要相信集体的力量,千万不要向恶势力低头,要是真在优先搬迁协议上签了字,被各个击破,就会影响整条街的利益。

一个高大得如一座移动的山的人进来,光线立即暗了下来,看不清脸,由于海拔太高,声音像从八楼传

下来:玖儿,这次是真的来了,拆迁办雷主任来了,还说要跟大家讲这次拆迁的政策,就在街口小广场。

我第一次看到拆迁办雷主任时,并没有看到雷主任,我只看到一盏碘钨灯,眨了眨眼才明白,灯即是主任,主任即是灯,这颗头太亮了,超越我有生以来对所有秃头的认知。雷主任大声疾呼:理解政策,吃透政策,支持政策,说到底是无条件服从政策……终于明白,雷主任脑子里政策太多,容积率有限,政策生生挤出来,把头发都挤掉了。

小广场附近黑压压的人,所谓小广场其实是油条房前面的丁香街三岔路口,还临时搭了一个台子,前面站了十几个派出所干警维持秩序,拆迁办雷主任站在台子上,大声宣布了拆迁平均赔偿价:6000元/平方米。

才6000元/平方米,一时我的脑子嗡嗡的,众兄弟也脸色大变,戈壁的,比我买进的价还低400元/平方米,一句话就让我破产了。正待大声反对,广场上已一阵鼓噪:打劫!打劫!附近的楼盘都卖到12000元/平方米,6000元/平方米就是抢人。

雷政策严肃地说:吃透政策早签约,世上没有后悔药,等到强拆梦方醒,流泪懊丧又跺脚……

有矿泉水瓶子已扔了上去,还有人炸响了鞭炮,菜刀妹和高大男率队往台上冲,被派出所干警厉声拦住,还拔出了电警棍。众人退回,倒是高姐,不知何时现身,悄悄从后面溜上台子,冲着雷政策就吐了一口瓜子皮:你敢强拆老娘的房子,老娘就裸体去政府游行。

几个拆迁办的办事员厉喝着过来拦住高姐,高姐回身把胸脯一挺,波涛汹涌地:来摸,来摸,摸二筒舒服得很。办事员完全没料到高姐使出这个撒手锏,一时愣住,派出所干警上前,一把将高姐摁在地下,怒斥:要流

氓,要女流氓也不行,拘留15天。

街民们大声呐喊放人,放人。所长政策水平较高,低声说了一句什么,那干警把高姐放掉。街民们叫骂不停,声势如雷,可明显处于下风,一方面派出所十几名干警守在台子附近,近身不得。别看街民们袭击我们时身手了得,可当正规军来到,他们倒也分得很清,拆迁队不是官,警察是官,官是不能随便打的。另一方面,街民们太缺乏理论建树了,东拉西扯不得要领,拆迁办带来的几个办事员软硬兼施,见招拆招,比如:这房是我爷爷传下来的,我不能随便把祖业卖掉啊……(抱残守缺,就算爷爷活到现在也会支持国家建设的,我们调查过,你爷爷这房子也是1949年拆掉地主的旧房盖的无产阶级新房,没有你爷爷的大度,你现在还住瓦房。)

你们装修赔偿费太低了,反正我不搬,除非你们把我打死……(政府是爱人民的,我们不会打死任何拥护国家建设的人民,当然,破坏建设的除外,那叫自取灭亡,咎由自取!)

忽然一个烫着短发系着丝巾的中年妇女,从雷政策阵营里走出来,超凡脱俗地对台下笑了一笑,用手势示意大家静一静,然后摆出一个丁字步,场面本来闹哄哄的,但这中年妇女的造型实在是有些新意,大家好奇,场面立时静了下来,只听她说:当遇到不公,请不要抱怨世界,你应该询问自己的内心,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,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,与贫富无关,与内心有关,正像圣人对于子贡所说的那样,内心的宽阔才是真正的宽阔,退一步海阔天空……

下面的街民们一时愣住,不知中年妇女是何用意,而她语调越发深情悠远,整个身体简直就是母仪天下的肉体词条:外部有一千种声音也是一种,内心就一种声音,也是一种,就看

你有没有定力,这就足够,个人的不安来自对物质过多的索取,你们现在的焦躁,来自对赔偿款过分的索取,于是便有烦恼。俗话说,先有大家,才有小家,先有国家,才有你们温馨的小家。

我一直觉得这中年妇女造型很熟悉,盯着她那丁字步和悠远深长的笑想了半天,忽然明白,于丹姐姐……的传人。这于丹派传人一阵云山雾罩的深情讲演,还搬出圣人的故事,一时让街民们愣在台下,有几个特别仰慕文化的还轻轻点起头来,见势不对,我转头说:上座。

毕然一下就精神抖擞了,一甩白围巾,潇洒上前。大家有所不知,这次丁香街之行,虽然我们一度狼狈不堪,其实做了充分备战——首先,我们查阅了民法、公司法、经济法、妇女儿童保护法等一系列法,特别是宪法。看着看着,我忽然觉得以前我没认真研究宪法是不对的,它很伟大很完备,像一本武林秘籍般告诉我好多有用的东西……

其次,为了让讲演更有力度,我们特意选派毕然这个情绪饱满、节奏感强的诗人作为一辩选手,我则作为二辩进行补充,包一头和韵味作为场外气氛营造者,关键时刻可以鼓掌,欢呼甚至泣不成声。

再次,来的路上我专门买了一条白围巾,对毕然说系在脖子上很有些当年瞿秋白的意思,指点江山、意气风发,兴之所至时还可以甩一甩,这才是诗人本色……毕然欣然同意。

事实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,毕然缓缓走上前去,白巾飘扬,朗声便对那于丹派说:非也,非也。非先有大家,才有小家。其实是“民为重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没有百姓,国家也不复存在,同为圣人言,你为什么不要拿这句话告诉人民?

于丹派还沉浸于感动中,未料到突然杀出一个也懂圣人言的人。